

鄭有傑的七里香

採訪/撰稿：崔懷心 時間：2002

台大經濟系我是乖乖去唸的

Q：在什麼情況下開始拍片？

A：我是 66 年次的，台大經濟系，是爸媽希望我去唸的，我是乖乖去唸，唸了之後感覺沒有很大的興趣，唸的很辛苦，上課時常在下面寫劇本，我喜歡看電影，大二時，我開始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開頭只是和朋友拿 V8 拍著玩，後來看到電影資料館的佈告在徵演員，我就去應徵，和台藝、世新、輔大及一些我的高中同學一起拍片，我是一邊當演員，一邊學拍片，第一部電影是「Baby Face」、「石碇的夏天」，是在大二休學後才拍的，復學後已修完了學分，目前在等當兵。

Q：拍片的經費是從那裡來的？

A：「石碇的夏天」經費是拿第一部片子「Baby Face」去申請的，二百萬以上至二千萬元的輔導金必須以公司名義申請，而我是以個人名義申請了一百萬的輔導金，一百萬不夠用，必須加上打工及一些「石碇的夏天」參展的獎金來拚湊。

Q：打那些工？感覺如何？

A：日文翻譯、攝影、錄音助理、接拍 MTV，感覺很好，這些打工經驗都有助於我對電影拍攝做進一步的認識，補足我在電影製作上能力不足的地方。

石碇的夏天

Q：為什麼選石碇的夏天做題材？石碇的夏天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A：我曾經到石碇拍過戲，當時我是演員，我看到北一女的學生每天清晨從石碇出門去上課，開始對她的生活點滴有一些想像，再加上我在大學參加社團，上了些歷史課程，學到一些關於文化的東西，就開始構思這樣的劇本。

Q：談談合作過的夥伴？互動如何？

A：在能省則省下，剪接我就自己來，片子完成後我就上剪輯協會用他們的機器剪，還沒結束就遇上納莉風災淹大水，整個片子便泡了湯，必須重來。

Q：打個岔，你在拍片前就會剪接？還是後來學的？

A：在拍「Baby Face」之前，在學校上過一門多媒體藝術，學習到用多媒體平面剪輯。一九九九年時，組一台可以在家剪的電腦要五、六萬，拜科技進步及市場競爭之賜，二〇〇一年時，組一台只需二萬多，於是我自己組裝一台先在家剪，因最後作品必須做成拷貝，這牽涉到 24 格及 29 格在聲音上對同步

的問題，保險的作法是我全部剪好一次，再到中影用 VA 機器全部套一遍，在 AV 上頭對同步。

我自己剪了一個 72 分鐘的版本，把故事的來去交代的很清楚、很明白，但看完帶子我並沒有被感動，後來我找中影的剪接師陳曉東來指導我，他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建議，要我把後半段一些我自己很喜歡的場次整個刪掉，我足足過了兩個星期才能接受他的建議。

非線性剪輯的一個最大好處是可以將帶子剪輯出多版本來篩選，曉東的版本從頭到尾是以演員的情緒來連接，故事雖然交代的不是那麼明白，但是有感動到我，其他工作夥伴也覺得曉東這個版本比較好，所以最後決定用曉東的版本。

一瞬間的感動——日本音樂製作人高野寬

這部戲的音樂是一位日本很有名的音樂製作人兼樂手高野寬幫我配的，當這個音樂加進來後，整部戲的情緒就出來了，之所以找高野寬，是因為我在聽他的音樂時有一瞬間的感動、流淚，覺得這音樂好棒，和我要的很相近，於是請他幫忙，純粹友情贊助的，當然我也幫他拍一支 MTV 來答謝他。

當我被他的音樂感動時，他並不知道有我的存在，以及我要為片子配樂的事，但我一聽到他的音樂便知道我們心裡想的是一樣的，所以我就放心的把音樂交給他，我們一起做了三次修正才確定「石碇的夏天」所要的音樂。

Q：你之前曾提到日文翻譯，你和高野寬是以日語溝通的嗎？你修過日文嗎？

A：我會說日語是因為我爸爸小時候住在神戶，後來才搬回台灣，日語是爸爸教我的，我和高野寬在同一個聲音的軟體平台上溝通，非常有效率，這是數位時代的便利。

直覺 緣分

我和他認識靠的是直覺和緣分，也可以說我的工作夥伴幾乎都是這樣找來的，我直覺我要找的就是他們，事後相處也印證了我的直覺沒錯。

我是工作成員裡年紀最小的，我不發號司令，由工作人員自行指揮，我找周鎮幫忙錄音，有時環境很吵，或演員離麥克風很遠，周鎮就會要求演員大聲點，每一個幕後夥伴都比我有經驗，現場的主導多半交給攝影師，因為只有他最清楚要怎麼拍，其餘的，我和工作夥伴都有事前溝通，大家一起來完成一部片子，像拍「Baby Face」時，我找張永智配音，有半年的時間我常跑他家跟他聊我的想法，讓他知道我是怎樣的人，張永智才把音樂配出來，我想事前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攝影我找了葉斯光，他本身是獨立製片的導演，不拍片時就當其他獨立製片的攝影師。

Q：在拍片過程中有特別重視那個環節嗎？

A：每個階段的著重不同，但我覺得劇本很重要，我自己是寫劇本的，我認為劇本要合理，拍攝才能順利進行，攝影師也不至於分鏡分得怪怪的，演員演來也自然，劇本的結構雖然可以在剪接時重新刪減，剪接也可以掌控節奏、架構，但剪接並沒有萬能到你拍壞了還可以把它接好，畢竟有些問題是在拍攝時就要發現並做好處理。

生澀與單純

Q：可否比較一下你拍過的兩部戲？

A：在技術上是「石碇的夏天」較純熟，但朋友多半喜歡「Baby Face」那種看了會發笑的生澀，「Baby Face」很單純，主要是把一個劇本執行出來。

沒有「真實」的記錄片

Q：對記錄片的重要性你有什麼看法？

A：有個說法是說我們拍記錄片是把一種狀態記錄下來，但就算是記錄片，我也不相信它是真實記錄—只要是透過鏡頭和剪接。

Q：你寫劇本多半根據真實經驗嗎？

A：之前我寫輕航機，禮拜天我就跑去樹林坐輕航機看看是什麼感覺，又比方說我寫跳水的環境，自己也跳看看，跟想像差很多，寫劇本時會想像跳水用慢動作有多美多美，但真實的跳水就是瞬間，因為我會害怕，其實我只差在說，好，我跳了，接下來就沈在水裡，從決定到下一秒就已經完成了，根本沒有中間的過程。像我這陣子很迷偵探小說，正在寫一個偵探劇本，我朋友的朋友在開徵信社，是個喜愛電影的人，曾在我朋友片中出现過，等我劇本寫到一個地步，我就會跑去跟他聊，去感受他的經歷，熟悉他的談吐、裝扮。

人生有無限的可能

Q：談一談被感動的情況？

A：是心境吧，我大一、大二時聽 U2 的 Stay 可以一個晚上聽 40 遍，歌詞中提到去 Seven 買一包菸，但你不抽菸，那個時候我也不會抽菸，但就真的跑到 Seven 去買一包菸不抽，當時對我來說，什麼東西都很新，什麼都想嘗試，包括第一次看人家拍片，只覺得什麼事都可以做，人生有無限的可能，什麼東西都可以很容易感動我。大一時，拍電影是一個夢想，現在電影也拍過了，也經歷過一些事情，感動已不再是一瞬間可以爆發的，而是靠時間一分一秒慢慢的去發酵，如同我對葉斯光的感動一樣，葉斯光不會在人前裝可憐說沒

有資金，什麼都沒有等等，讓人來同情他，他不管遇到什麼事都很樂觀，雖然他身體遇到了些問題，但他總是不讓人替他操心，他就是開開心心的樣子，很讓人感動。

我有位國中同學很久沒聯絡，最近遇上，一塊兒喝酒，他以前在後段班，我在前段班，有被區隔開，他總覺得兩個人的距離很遠，但最近相處後卻發現原來我們那麼近，彼此覺得近並不是一個突發狀況，而是他在外面跑了一圈回來，而我也經歷了一些事，這中間的過程、看法、態度，讓我們覺得近，雖然我們很久沒碰面，但並不惋惜，因各有前途，但彼此的認同會令我產生一種莫名的感動，它是所有的成長過程累積出來的，是經過發酵的，而那種突發式的感動只有在大一時還會有，就是許多事突然發生了，突然碰觸了，突然感動了。

全神貫注

Q：有機會拍別人的作品嗎？

A：我滿想的，我到目前所拍的兩部戲並未公開上映，怎麼可能有機會拍到別人的劇本。

Q：談談學生、導演的身份轉變，會不會讓你產生角色錯置？及役男的心態是什麼？

A：我拍戲時往往全神貫注，拍完戲就回復學生的身份，和同學思索同樣的問題，至於當兵的問題，我的心態是現在去當兵只是去另一個世界學習不同的東西，過另一種生活，記得我在成功嶺上，長官教我去漆牆壁，我漆的很快，一漆完長官就叫我重漆一遍，這時候你就發現漆牆不是完成式，而是永遠的進行式，長官叫漆牆不過是不想讓兵太閒，於是我們學會慢慢漆，當然這種生活態度共沒讓我把它從嶺上帶下來，它並不影響我的生活態度，也不會成為一種生活模式。

當樂觀者有時是很痛苦的

Q：平時怎麼安排時間，包括無聊時？

A：這要看情況，像我現在有一位女朋友，我當然會花一些時間陪他，暑假時，女朋友出國，我在趕一個劇本，就把作習時間調整了一下，我知道自己一個人很容易懦弱了，一沮喪就會找朋友喝酒或鑽進人群裡去，之前我有過一些經驗，知道在自己脆弱時容易傷害自己或傷害女朋友，比方喝酒，比方再交其他女友，在經歷過一些事後，我比較知道要心靈堅強就要讓肉體堅強，所以現在空檔時我就去運動，讓自己不去想一些沮喪的事，身與心的堅強是兩面一體的事，比方在身心不健康的狀態下我會失眠，失眠就容易胡思亂想，愈想愈糟，甚至在睡不著的時候會半夜開車去看日出，如此惡性循環下去，

而我現在就藉著游泳、跆拳道來鍛鍊自己身心堅強。在趕劇本時，曾經在咖啡廳面對一台電腦，八個小時想不出東西，一集劇本要花一個禮拜才能趕完，我認為不要那麼趕，把時間空出來，給自己一點空間，處在一個隨性的狀態下寫自己的劇本，效率會比較高。

Q：有當一個樂觀者，想使力又使不上力的經驗嗎？

A：當樂觀者有時是很痛苦的，像葉斯光在淡水開一間三坪大的咖啡店，撿一些不要的材料像搭景一樣把店裝點起來，他自己喜歡喝咖啡，也喜歡觀察人，也會遇上一些問題，我常去他那邊喝咖啡，跟他聊，知道一些事，但無法介入，幫不上忙，甚至他住院時，我也只能一直跑去看他，但什麼也幫不上，只能當一個痛苦的旁觀者，尤其是面對葉斯光那種坦然面對自己的疾苦，更感無力。

只擔心沒人來盜版

Q：對現今的拍片環境有什麼看法？

A：我覺得比以前好，什麼都可以拍，目前台灣的電影讓我有一種拓荒的喜樂，感覺上是什麼都可以種，至於大家所擔心的盜版問題，它顯然不是我的困擾，我只擔心沒人來盜版。

鏡頭下鄭有傑找到新天堂

時間：2001年 記者：項貽斐 摘自自由時報專題報導

第一印象 害羞的眼神，腼腆的笑容，一個帥帥的小男生

第二印象 傾盡所有全為拍片，台大文憑暫且先放一邊

第三印象 他站在青春高崗上說，我要決定自己的未來

年僅 25 歲的鄭有傑，溫文有禮的舉止中有幾分港星陳曉東的影子，他導過兩部影片，第二部作品「石碇的夏天」不但拿到金馬獎與台北電影獎最佳劇情短片，更應邀到溫歌華、東京、夏威夷、釜山等國際影展放映，使他成為台灣導演中最年輕的影展常客。

開麥拉 V8 到處拍 走上電影路 差點鬧革命

目前在台大經濟系念「大五」的鄭有傑，從國中開始就喜歡和同學拿著 V8 到處拍東拍西。父母親對他十分信任，總以為他拿攝影機只是好玩，從沒想到有一天他竟然「玩真的」，甚至為了電影差點起家庭革命、放棄學業。

鄭有傑的父親出生於日本神戶，30歲才回台灣做生意，並娶了他的中文老師，生下3個孩子。排行第2的鄭有傑是唯一在台灣受教育的，家裡希望他將來能繼承父業。原本就讀台大大氣科學系的鄭有傑，大二轉經濟系，這一轉系讓他更清楚自己對電影的興趣。

在台北長大的鄭有傑，家的樓下就是戲院，加上從小就越區就讀，沒有鄰居玩伴，所以經常看電影。大一那年，同學在MTV打工，介紹他看吉姆賈木許和文溫德等人的電影，一看之後，鄭有傑覺得拍這種電影真的很「酷」，於是開始參與拍攝文化、世新、台藝等學校的學生電影。

第一場 私顏的對話 難承受之愛 用電影告解

1999年5月，鄭有傑把父母給他玩股票的錢拿來拍生平第一部電影「私顏」，「私顏」是他第一部自編自導自演的16厘米作品，片中他飾演一位電影系學生，與另一位顏面傷殘的轉學生成為好友，但卻無法承受對方對他特別的情感。結合自戀、自殘等元素的「私顏」，除了碰觸容貌與身分的迷思，也帶著某種程度的贖罪心情。因為在鄭有傑的成長中，總有些人對他特別好，讓他難以消受，甚至因此傷害對方。藉由「私顏」，他也找到另一種告解的管道。

「私顏」殺青後，念大三的鄭有傑決定休學一年，一方面是因為自己的課業被當得很慘，一方面則為了還債，於是他瞞著父母拚命以翻譯日文賺錢。

第二場 石碇的夏天 中西邊緣人 從關懷出發

2001年春天，鄭有傑開拍第二部作品「石碇的夏天」，但影片的題材卻與「私顏」十分不同。因為參加研究台灣文化的台大「薪傳社」，鄭有傑開始擔心中西、城鄉文化衝擊等議題。「石碇的夏天」則是他對這類問題觀察沉澱後的體認。片中描述一個來台學習中文的外國女孩以及一對祖孫在都會邊緣鄉鎮中同住，同一屋簷下，不同的背景與世代，但自有人情的溫暖突破隔閡障礙。

「石碇的夏天」雖然有新聞局短片輔導金的挹注，但鄭有傑還是貼了50萬元，他半開玩笑地說：「可是我還債的效率變的很高。」由於影片接連獲獎，獎金加上他幫張清芳等歌手拍攝MTV的酬勞，讓他的債務很快就結清。

殺青戲 新天堂樂園 青春正飛颺 自由自在行

明年應可順利畢業入伍服役的鄭有傑，曾向父母承諾，一定會拿到大學文憑，但他也斬釘截鐵地說，畢業以後絕對不會再碰經濟學。人馬座的鄭有傑，喜歡騎著腳踏車四處穿梭，當個遊俠，自在地創作。雖然父母眼中的演藝圈是個黑暗複雜的世界，但在他年輕的生命裡，拍電影就像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冒險犯難達成目標。坦承自己的青春叛逆期已接近高峰的鄭有傑以溫和但堅定的語氣說：「我想決定自己的未來。」